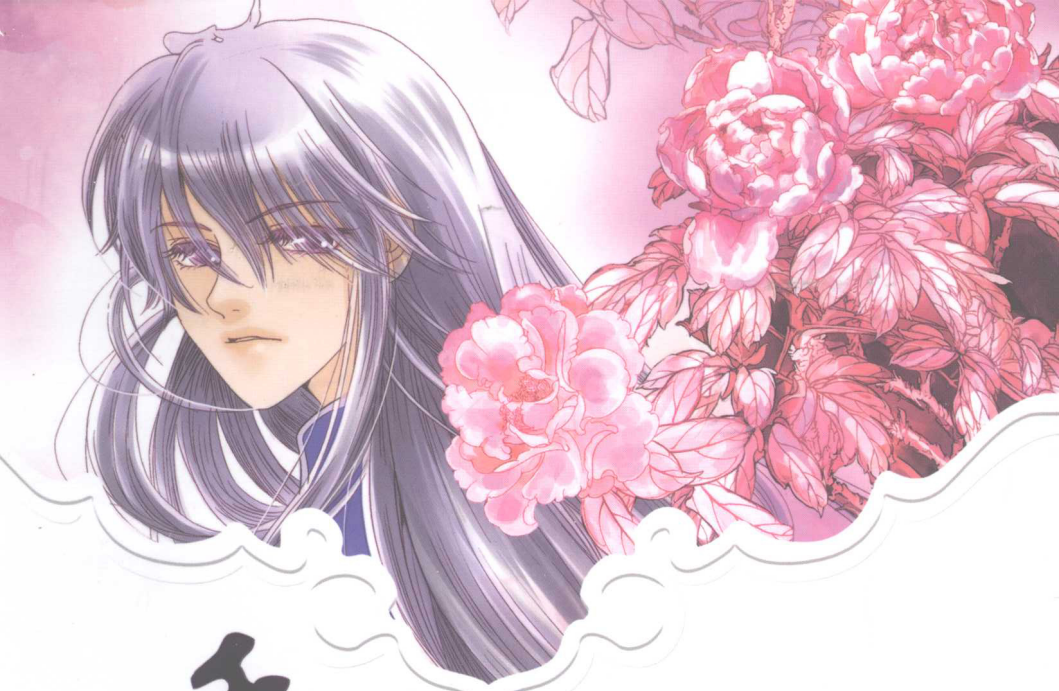




香初上舞

再上
藤萍 著

TENG PING
WORK

XIANG
CHUSHANGWU

言情武侠天后惊世巅峰名作，侠情经
热血江湖，刀光剑影，荡人心魄……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改变的不只是阅读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藤萍 著

香初上舞

再上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初上舞·再上 / 藤萍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391-8102-8

I. ①香… II. ①藤… III. ①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5159 号

香初上舞·再上

藤萍 / 著

总 策 划 吴丹杨

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

特约编辑 李华丽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70 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02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8102-8

定 价 20.00 元

赣版权登字 -04-2012-87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CONTENTS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杀气空高万里情	003
第二章 清夜恩情四座同	036
第三章 今宵风月知谁共	058
第四章 为君恃此凌苍苍	076
第五章 一生大笑能几回	114

香初上舞
再上
藤萍 著

第六章	玉白兰芳难相顾	135
第七章	天有不测之风云	149
第八章	人有旦夕之祸福	173
第九章	天不教人客梦安	205
第十章	欲托朱弦写悲壮	229
第十一章	沧江白日渔樵路	253

楔子

“苍震有位，黄离蔽明。江充祸结，戾据灾成。衔冤昔痛，赠典今荣。享灵有秩，奉乐以迎。”此《迎神曲》出，见罹难于人间，赐诚福于朝宇。于是，有“四权五圣”以应天魂之惊，天地之灵。

后周显德七年正月，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陈桥驿兵变，大宋初立，改年号建隆，定都开封。

数年之后，宗室赵炅即位，后称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太宗出兵燕云，下易州、涿州，直至高粱河。

“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迴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

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饮马长城窟行》，勉强可以用来

香
初
舞
·
再
上

形容此时宋氏的风云豪情。

大宋兴国

此时朝中有“四权五圣”赫然生光，隐隐然有相抗相成的趋势。他们有些是权贵，有些不是权贵，但这九人对皇朝宗室，对大宋的影响，人莫能知。

四权

是秦王爷第三子兼殿前都指挥使则宁、燕王爷嫡长子兼侍卫骑军指挥使上玄、宫中掌歌舞乐音的乐官六音，还有祀风师通微。

五圣

是御史台御史中丞聿修、当朝丞相赵普的公子圣香、太医院的太医岐阳、枢密院枢密使容隐和祭神坛的千古幽魂降灵。

藤萍



【楔子】

第一章 杀气空高万里情

武当道观。

容隐依然潜伏在道观顶上，观下除去被困在火中的一百一十三名黑衣人，剩余五十九人仍在与武当道观内的道士和伤势渐愈从君山撤下来的乌合之众激战。

形势一时难分优劣，这五十九人武功纷杂，显然也是师承不同的临时之军。此时喊杀声震天，两边武功阵势半斤八两，居然战了个平手。但稍微再僵持一阵，必有死伤。

容隐潜伏观顶，虽然有些人知道他在上边，却无暇兼顾。

容隐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因为他不信李陵宴深夜来袭只有这一百七十二名乌合之众。这些人数量虽多，但是如果遇上了南歌、毕秋寒之类的高手却不堪一击，有何用处？

香初舞·再上



李陵宴聪明狡黠，决然不会用这种没有效率的法子。他指挥这些人上山大闹一场，必有所图！也许是声东击西，也许是虚张声势。他必须有冷静的态度和头脑，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抓住黑夜之中也许只有一瞬的破绽。

.....

“好厉害的人才。”武当道观之外树林之中，一个人充满赞叹地呵出一口暖气，“两百条人命危在旦夕，他居然眼睁睁地看着一声不吭，好狠的‘白发’。”

“他占住那地形，会误了我们的事。”另一个有些含糊的声音说，这个声音非常软。宛郁月旦的声音已经很轻柔，但这个人的声音软到几乎无法分辨的地步。听声音的来源，却是在地上。

漆黑的林子里站着一个人。

布衣长袍，灰色软鞋，一张下巴尖尖近乎娇柔的娃娃脸，正是李陵宴。

他身边是一张奇怪的软榻，榻上躺着一个人。

躺着的男子年约三十五，有一股子浓郁的书卷气。他的眼睑微抬，眼睛里微微的血丝让那双眼睛显得并不清澈明亮，宛然有一种含血的清俊。

他便是唐天书，叶先愁的义子，乐山翁宝藏的主人，大概也是天下最富有的男人。

他却甘心屈居李陵宴之下。

“那证明他不负盛名，和那些随便离开道房的老道不一样。”李陵宴含笑，“他现在是一条盘起来的蛇，只要我们有一点动静，他立刻就会看见的。”

“既然是蛇，就会有七寸。”唐天书含糊地说，“复真观就是他的七寸。”

“嗯，他潜伏在观上，致命的是他看不见复真观里面的变化。”李陵宴轻轻叹了口气，“那可是……那可是天书你的安排。”

“陵宴你不是打算横扫武当山吗？”唐天书声音并不大，说话的内容却很骇人，“不杀‘白发’，不能取武当山。他潜伏在那里，对我们‘阵驯’的计划影响太大了。”

他慢慢地说：“他最好死，否则日后必是我唐天书的大敌。”

“你莫忘了他们还有一个聿修。”李陵宴低声笑道，“‘白发’观大局、聿修定小节，这两个人一个雄才大略、一个明察秋毫，要打赢这一场仗，必先要将这两个人

香
初
舞
·
再
上



拆开。”

“话说到这里，堕月使也该到观顶了吧？”唐天书含糊地说，“当然……如果我们堕月、怀月双使都不能把他从上面赶下来，我对他的评价会更高一些的。”

李陵宴笑笑，改了话题，道：“我只怕……”

就在他说话之间，一个人影疾掠而来，落在李陵宴身前，满脸愠色，“陵宴你居然拿我作饵，诱走毕秋寒！你不怕我一旦落在他们手中，就变成你的累赘吗？万一他们杀了我怎么办？”

唐天书叹了口气。

李陵宴要说的话被打断，他也叹了口气，柔声说：“我信得过大哥的武功，不过如果大哥万一失手，我会立刻放弃今晚的计划的。”

“李侍御你不必说了，在陵宴心中你比武当山重要，今夜只是他当真信得过你的能力。”唐天书和李陵宴说话时温言细语，小心翼翼地看李陵宴的眼色，和李侍御说话却不假辞色，“陵宴哪一日能放得下你们，哪一日他就算是我心服的主子。”

“你这对陵宴摇尾乞怜的废人，说话之前最好看清楚你

自己是什么身份!”若是换了平时，李侍御必然拔剑相向，今夜他却只是脸色铁青地顶了一句。

“你这么莽撞地冲过来，观顶的人想必已经看见了。”唐天书的声音含糊却出奇地透出一股寒意来，“如果不是陵宴把你当作宝，你已在我手中死过十七次了。”

李侍御脸色变了变，唐天书说话向来坦白，他很少虚言欺诈，因为那对他来说根本不必要。他既然如此说，决然是事实。看了李陵宴一眼，却见他只在一边站着微笑，李侍御重重地“哼”了一声，“有朝一日必杀了你这目中无人的瘫狗!”正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纵然是刚刚从毕秋寒剑下脱身，仍然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的李侍御，也感觉到了一股目光停滞在他们三人身上。

那目光一开始并不特别冰冷，也不特别惹人注意；但停留越久，那股森然的寒意就越清晰，仿佛身边的空气都局促不安起来。李侍御猛然回头，只见遥遥武当复真观顶一个人缓缓站了起来。

青衣白发，衣袂飘飘，那人正看着这里，负手站着，遥遥夜空下如铜浇铁铸的神像一般。

“那是……谁?”

香初舞·再上



李陵宴的目光慢慢对上容隐的目光，“‘白发’——”

这就是终结姑射那种清云流觞仙子风度的男人。李侍御凝视着夜中矗立的影子，一股强烈的敌意自心底烧了出来。

突然间，那男人足下站立的屋瓦爆裂，一记刀光、一记剑光自瓦底迅然无声地砍向男人的双腿。

李侍御目光一亮，那是堕月刀、怀月剑！正是李陵宴身边的“四裂月”之二。

他兴奋的情绪刚刚提升起一点，就乍然看见堕月、怀月两人刀剑齐空。随即背后“啪啪”两声，两人刚刚从瓦底探出的身体各被踏上了一脚，身不由己地从屋顶的大洞跌了下去。但堕月、怀月毕竟是李成楼一手自孩童调教出来的一流人才，刀剑落空之后两人默契对击一掌，阻住下跌的势头变为横飞，分东西从复真观顶层的两边栏杆斜飞了出来，落身在屋顶上。

但显然——暗袭已经失败。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暗袭之所以失败并不全是因为容隐——容隐只是冷冷地闪开站在一边而已，在他们身上各踏一脚的人白衣飘飘，却是南歌。

他们回来了。

聿修对容隐低声说了些什么，南歌临空一踏就把爆起突袭的两人踩了下去，宛郁月旦却在呼吁大家灭火救人。

堕月、怀月眼见形势不利，顿时飘身逃离。容隐也不追，依然目光炯炯地扫视着黑暗中的武当道观。

这下李陵宴叹了口气，突然“嚯”的一声震了一下衣袖。

这一声微响出来，突然黑暗中四周响起了轻微骚动的声音。容隐的耳力何等了得，目光一扫之后长吸了一口气，沉声说：“果然是围歼之计，李陵宴今夜倾巢而出，打算横扫武当山！”他说的声音不大，无意影响观下激战人群的信心，“这第一阵是毒虫阵。”

“他调虎离山、虚张声势，都是为了他在观外布阵，牵引我们的视线。”南歌也看着漆黑的武当，“武当山夜晚无灯，布阵之人只需足踏‘春风十里独步’，便无人能够发现。”

聿修却脸色肃然地摇了摇头，“不是。”他只说这两个字，却不解释。

“李陵宴不会冒此风险。”容隐一字一字地说，“这些



毒虫……如果聿修方才所见不差，乃是扑光之虫，都是给我们的火光引来的。他只需在山下丢下几箩筐毒虫，然后到道观来等就可以。如果这些毒虫还被人驯化能听指挥，那就更加可怕……这是第一阵，至于第二阵，如果我是李陵宴，我当在你们应付毒虫之际再布。这就是李陵宴的聪明之处，他并不事前动手，却依旧可以用层层陷阱困死武当。”

“敌劳我逸，只攻不守。”聿修淡淡地说，“李陵宴深谙兵法之道。”

南歌深吸一口气，低声说：“幸好我们占住了阵眼。”

聿修点了点头，不再说话。容隐是什么人才？即使事先不知李陵宴有横扫武当之心，也深知这复真观顶是兵家必争之地。人只有在这里才能纵观全局，随时救援应变。李陵宴若要阵外布阵，在此一目了然，想必失去此有利阵眼也带给他不少麻烦。

“开始了。”容隐突然提声喝道，“大家小心飞来的毒虫，请速入火圈之中！”

此时林野深处传来丝丝纤细的哨声，空中突然“嗡嗡”一阵蜜蜂振翅声。刹那间满天都是犹如黄蜂大小的黑

色小虫，细看却是翅有鬼脸的细小蛾子，劈头盖脸地往激战双方飞来。

一时间大骂纷起，李陵宴敌我不分，他竟将那一百七十二名手下全部放弃，一起推入了毒虫的范围内。幸而宛郁月旦方才呼吁灭火救人，火圈刚被压制，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时人人迫不及待地冲入火圈之中，黑色蛾子扑到火边便被大火烧焦，但是来势不绝犹如下雨一般，煞是惊人。

大家余悸犹存、面面相觑，都觉今日若无火圈，只怕早已被这恐怖蛾子爬得满身了，顿时冷汗直冒。

复真观顶也有少数蛾子扑上，但数目远远少于火圈之外。

南歌握碎瓦片，闭上眼睛，听声辨位，把飞上来的少数蛾子纷纷击落。聿修凝目看着漆黑的树林，“箭阵！”他突然没头没脑地说。

容隐听见了树林里有人群走动的声音，微微变色，“这是请君入瓮之计，糟糕！”

聿修微一沉吟，决然道：“大家入观！”

“入观亦是死路！”容隐沉声说，“只有我们入彀越来越深而已，要阻止李陵宴于阵外布阵，必要反攻一击致命。



否则就算避入观中，他在外放起火来可就当真无一幸免了……你去还是我去？”他问聿修。

李陵宴设毒虫之计，目的不在这些毒虫能够毒死群雄几人，用意只在把众人逼入火圈。他的第二阵阵外长箭，对准了火圈里面万箭齐发。里头却被火势阻拦看不见外边，里头的人还不死伤惨重？就算退入复真观也是一样，只不过把大家聚在一起，方便李陵宴再次布阵而已。

“我去！”南歌突然说，“只要把李陵宴拖入阵中，就不怕他的什么毒虫长箭！”

“我只怕这也是他各个击破的诱敌之计，”聿修眉头紧蹙，“但他阵势快成，这样吧，南兄你不擒李陵宴，你抓李侍御！”

“好——”南歌于观上一闪而去，他要抓李侍御，却反方向掠入了后山黑暗之中。

聿修微微一笑，南歌江湖经验丰富，虽然没有推测运筹之才，却有伶俐小巧的应变之能，实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时容隐听箭阵快成不能再等，运一口气森然道：“李陵宴箭阵在外，大家俯身在地，以地下尸身附体挡箭！他弓箭手长箭发一处，我便杀他一人。”